

## 第一章 路遇傷患

時在初冬，陽光微薄。

天寧山村離上京約莫一個時辰的路程，放眼望去盡是白雪皚皚，雪覆枯枝，終撐不住其重，簌簌而落，抑或是一抹些微的暖陽令雪稍稍融化，沿著冰柱滴落。時有穿著棉襖的孩童奔相玩耍，你追我趕，時有砍柴破裂之聲，一刀下去，小小的木柴頓時四分五裂，散落在地。

小木屋院落中，正有一抹身影正在勞作，她穿著月白短襟棉衣，青絲以木簪稍稍挽起，多了幾分乾脆俐落，她又是幾刀下去，便砍好細小的木柴，分裝至院落一處。

做完這些，許明奚忍不住哈出縷縷白氣，搓著掌心取暖。

淡淡藥草香氤氳在空中，舒緩些許疲倦，熹微的日光照拂在白淨的小臉上，她抬眸望去，笑意漸起，多了幾分暖意。

「得趕緊趁著天氣好，將草藥拿出來曬曬……」

說罷，心裡打著氣，她挽起袖子將藥草鋪在簸箕上，動作熟稔俐落。

不多時，屋內傳來幾聲悶悶的咳嗽，似在撕扯著喉嚨，疼痛難忍，氣息破碎，許明奚反應過來，匆匆進到屋內。

「娘！」

端坐在圈椅上的婦人本佝僂著背，撫著心口忍痛，一見許明奚進來，她當即撚針刺入穴位，才稍稍緩過神來。

許明奚連忙到紅泥小火爐邊盛來時常備好的湯藥，遞給母親，撫背替她順著氣，不免憂思。

許明奚的母親南娘子，因十七年前的戰亂和大家逃難至天寧山村，並生下了她，自此母女相依為命，憑藉著家裡傳授的醫術幫村民看診，以此維持生計。

對於家裡曾有哪些人，父親為誰，她鮮少提及，許明奚為免她傷心，從小都不敢多問。

許明奚終是放心不下，拂開她的衣袖，手欲覆在寸關尺上，為她把脈。

不料南娘子卻躲開了，含笑道：「怎麼？奚兒覺得如今能出師，為娘把脈了？」

「娘……」許明奚小聲反駁，眉心微蹙，可對上她的眸子，忍不住耷拉著腦袋。倏地，她面上一股柔軟襲來，南娘子用素帕擦拭著她額間的汗珠，眸光放柔，似在好好端詳著自己的女兒。

許明奚有些恍神，如今南娘子幾近四十年華，可歲月只在她臉上留下淺淺的痕跡，白皙的皮膚多了幾道細紋，一舉一動亦是不緊不慢，頗有大家沉穩之氣，只是十幾年來操勞生計，眼下青影盤踞，倦容隱現，讓人瞧著憂慮。

她柔聲道：「剛剛出了汗，小心染上風寒，正所謂『風寒客於人，使人毫毛畢直，皮膚閉而為熱』，娘問妳，何以施治？」

許明奚一愣，沒料到會突然被娘親考校。

前段時間風雪突降，村裡許多老弱婦孺不敵嚴寒，染上風寒，都是她親自走訪醫治，抓藥煎熬，近來已逐步好轉，剛剛還有小孩來到院落向她道謝。

思及此，許明奚頷首道：「其一為風寒束表，冷熱反覆，須得辛溫解表，佐以葛根湯，其二為風寒襲肺，鬱於肺衛，以三拗湯加減便可醫治，可歸根結底，還是日常注意防寒，便可擋風邪入體，以免受病藥之苦。」

緩緩道來，不敢有半點馬虎，嬌俏的小臉突然染上一抹嚴肅，圓咕隆咚的杏眼亦是掃去些許稚氣，多了幾分沉穩。

每每見女兒如此，南娘子都忍不住掩唇偷笑。

考完女兒，她從書匣中取出幾封信，「這是聞天寄來的，趕在他閉關準備考試之前。」

許明奚接過，眼底湧現幾分複雜和躊躇。

黎聞天是村長之子，自小和許明奚一同長大，情分匪淺，村裡人也十分看好他們，今年秋天，他前往上京入書院念書，時常會寄信回村裡。

南娘子打量著，似乎察覺到她的猶豫，說道：「聞天說過，他是個戀家的人，會在我們縣裡謀個一官半職，更何況他對妳情意頗深，能保妳平安順遂，是個值得託付之人，這樣娘也放心。」

徐徐說著，她撫著許明奚的手背，取出抽屜裡的藥膏，塗在她手上細小的傷口處，想來是方才曬藥草時不小心劃傷的。

聽到此處，許明奚眉眼稍彎，將信收好，柔聲道：「娘，我明白父母之命甚重，聞天哥哥……他挺好的……」說著，她看向窗外，忽地驚覺過來，「不好，今日還未到山上採藥。」

她匆匆背上籬筐，說道：「娘，我去採些五指毛桃就回來。」

「等等！」

本欲出去，卻被娘親叫住，許明奚回眸一看，與娘親四目相對，站立在屋內門前，隔著幾尺長。

南娘子想說什麼，卻似有什麼堵在喉頭，讓她一時說不出口，好半晌，她才扯出一抹笑，眼眸泛上水光，說道：「早點回來，今晚做妳最愛吃的文思豆腐，隔壁楊大娘今早磨了些豆腐送過來，娘做給妳吃。」

許明奚稍愣，但還是笑著應道：「好，奚兒會早點回來的。」

伴隨著木門的吱呀聲，許明奚裹上斗篷出去。

南娘子從窗牖看去，瞧著她漸行漸遠的背影，眸色漸深，隨即從另一手衣袖取出素帕，上面沾染著點點血漬。

冷風拂過，她又忍不住咳了幾聲，微微佝僂身子，從衣襟裡取出掛在頸上的紅繩，幽微日光下，依稀可見紅繩所繫是一只玉戒，六角分明，凜凜散著墨綠的光，其間泛上飄花，不似山村俗物。

許明奚從家中出來，走在往山裡去的小路上，總覺得娘親哪裡不對勁，可小小的腦袋瓜終究想不明白，連忙搖了搖頭，將紛亂思緒甩出去。

然而想到黎聞天，她忍不住長歎一氣，煩惱湧上。

兩人自小便一起長大，小時候許明奚經常跟在他身後，脆生生地喊著「聞天哥哥」，黎聞天溫和待人，對村裡人都關懷有加，若是結為夫妻，他們會成為人人口中的神仙眷侶。

可在臨行前，她送他到驛站時，她才發現兩人的想法差異甚大。

黎聞天說道：「奚兒，將來我考取功名，定會八抬大轎來迎娶妳，妳就不用再做這些低賤的活計了，好好做妳的當家娘子，照顧我父母便好。」

還未等她答覆，黎聞天就上了去往京城的馬車。

但是那句話她一直記在心裡，揮之不去，也沒有告訴旁人。

自古以來，士農工商為上九流，醫卜者為中九流，也就比娼妓盜竊者地位高些，許多時候甚至還費力不討好，尤其在無力回天時還會遭家屬記恨，人財危矣，難怪黎聞天會不願意妻子行醫……

如此想著，茶色眸子愈加深沉，又是一聲歎息，踢著路上的小石子。

她現在沒想那麼多，比起成親的事，她只想寫本醫書，湊錢和母親開個小醫館……

忽地，啪嗒一聲，她眼角餘光一瞥，發現有顆石子飛來，她慌忙閃避，但石子仍從臉側掠過，細嫩的皮肉頓時劃開，血漬展露，而她也因為閃躲，一個趔趄傾身倒地。

伴隨著幾聲哄笑，一個身影從枯木灌叢中跳出來。

抬眸一看，來者一襲鴻燕棉襖，紅狐斗篷披在身上，以紅石榴髮扣束著雙條髻，面色酡紅，眉眼似是黏上過重的粉膩，活像喜氣的年娃娃。

此人正是村裡一霸之女，潘玲，其母仗著在上京有些藥鋪的人脈，就不准許村裡行醫的人家供些常用的藥丸到上京，除非另外交過路費，否則連人帶貨一塊趕走。

許明奚連忙站好，頷首道：「潘姑娘，許久不見。」

潘玲冷哼一聲，持著彈弓，雙手環胸。

最看不得她裝作這副柔柔弱弱的樣子，真是惹人討厭，聞天哥哥怎麼會喜歡這樣的……

可待許明奚抬眼，兩人目光交會，她還是忍不住多瞄了幾眼。

不得不說，許明奚的確是長得不太一樣，身量纖細勻稱，白皙的小臉線條柔和，細眉微揚，最引人在意的是這雙杏眼，不似常人黝黑漆亮的瞳色，反而是淡淡的茶色，於日光中愈加清亮。而可能是近來天冷多操勞，面容幾近蒼白無血色，眼下青影湧現，更多了幾分惹人憐的意味。

潘玲別過頭去，冷聲道：「誒！許明奚，經過我娘他們商議，近來天氣寒凍，所以這村裡的過路費要升價，三兩銀子，快拿來。」

許明奚稍稍蹙起眉心，溫聲道：「三兩銀子？潘姑娘，上個月明面的進帳滿打滿算也才三兩，怎麼可能一下子全都……」

「哪管妳們！」潘玲攏著腰，目光在她身上來回梭巡，冷笑道：「許明奚，別以為妳有聞天哥哥撐腰就可以囂張，說不定明年聞天哥哥高中狀元，被哪個富商老爺看中，來個榜下捉婿，到時哪還會看得上妳這村裡的小丫頭，做妾都輪不到……」

許明奚忍不住揉了揉額角，自從黎聞天走後，兩人每次見面她都會複述一遍這段話，真的是倒背如流，銘記在心。

眼看著天邊的那顆鹹蛋黃搖搖欲墜，時間不多，她打量著潘玲一番，似乎想到什麼，沉聲道：「潘姑娘，近來可有腹部隱痛，神闕微寒。」

「啊？」潘玲一愣，「妳怎麼知道？」

「請潘姑娘再按一下這關元和氣海之穴。」

潘玲雖然一頭霧水，可也照做，不料稍稍輕按，刺痛頓時竄過全身，引得她倒吸口冷氣，慘叫連連。

許明奚緩了口氣，語重心長道：「許是心氣鬱結之症，還是儘早診治為妙，否則危矣。」

「妳！」潘玲頓時覺得面上掛不住，忍著疼痛，正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好好教訓一番許明奚，不料這才剛上前，就聽到不遠處的狂吠聲。

「阿旺！你別跑！」

一聲驚呼驚天地泣鬼神，兩人望去，只見一個小姑娘追著狗而來，穿著翠綠短襟布衣，頭紮雙髻，至於阿旺，牠四腳齊飛，唾液垂滴，直勾勾地瞪著潘玲衝來。潘玲再清楚不過這是怎麼回事，嚇得拔腿就跑，喊道：「楊碧桃，妳這個賣豆腐的，又故意放妳這條狗！妳給我記著！我娘來絕對饒不過妳們！別追我啊啊啊啊！」

「對不起！大玲子！阿旺牠很好的，只是想跟妳玩！」

潘玲聽得更氣了，卻不敢回頭跟楊碧桃對罵，只加快腳步遠離，而阿旺一路追著，惹得她聲聲驚呼，村裡的雞鴨犬羊也跟著叫起來，好生熱鬧。

這一邊，楊碧桃急急忙忙地到了許明奚身邊，看到她臉上的傷口，更是怨氣滿滿。許明奚看到阿旺回來才鬆口氣，輕聲道：「其實妳不用來的，剛剛我已經想辦法讓她回去了。」

「哦！」楊碧桃眉眼一挑，「啥辦法？」

「我發現她面下青影隱現，兩頰浮腫，加之這幾日她到上京參加宴席，應是暴飲暴食和夙夜未寢，容易心氣鬱結，腹部刺痛難忍，須得早些醫治。」

「切！」楊碧桃叨著狗尾巴草，嘀咕著，「要是我就直接說她有不治之症，嚇死她！」

許明奚斂著笑意，頗為無奈，連聲道：「不和妳多說了，我還得上山採些藥，今晚我娘做文思豆腐，還得多謝楊大娘磨的豆腐，記得過來吃飯。」

說罷，一路小跑著匆匆上山。

楊碧桃揮著手臂，喊道：「記得天黑前回來，近來時有山賊出沒！」

「好！」

夕陽西下，山上的冰雪融化成雪水供雜草生長，縷縷喘息傳來，走下半山腰，許明奚打算稍作歇息，再繼續下山。

行至一塊石頭邊，她小心翼翼地將籬筐放下，籬筐裡多是她採摘的五指毛桃，許明奚底下取出本破舊的手札，攤開一看，上面多是寫寫畫畫的藥名和草藥圖，記得雜亂無章，還有些帳目，每日算算，估摸著也快攢夠了錢。

思及此，她長舒一氣。

忽地，周遭的灌木叢簌簌而動，傳來些許低喘，許明奚頓時驚覺過來，仔細一聞，空氣中瀰漫著若隱若現的血腥味。

現在是冬日山中應是沒有動物打鬥才對……

許明奚嚥了下唾沫，走過去稍稍俯下身子，撥開灌木枝條，旋即一抹銀光閃過眼前，脖頸頓時漫上冷意，似有什麼貼著。

許明奚愣在原地，渾身不敢動彈，雙手懸在半空中，微微顫著，垂眸偷看，只見一把利劍橫在她的脖頸上，一聲厲喝在背後響起。

「妳是誰！」

「我……」許明奚嚇得幾乎喘不過來，冷汗流入眼眶，忍不住用眼角餘光瞥向身後，不料脖頸上的利刃又逼近幾分，血痕隱現。

粗重的男子聲響嚴厲地響起，「誰派妳來的！」

「沒有！」許明奚當即回應，指向那邊的竹筐，解釋道：「我……我只是來採藥的，是這山下的村民，不是誰派我來的……」

許明奚說完，背後的男子並未再開口，似乎靜止住了。

等了片刻，她看見劍刃挪開，伴隨著一聲悶哼，然後是砰的一聲，有重物倒地，她轉身一看，才發現他已倒在血泊當中，一襲衣袍處處開了血花。

「你哪兒受傷……」

本想上前查看，不料剛走一步，銀光又逼近，嚇得許明奚蹲下躲閃，在地上縮成一團。

沈淮寧一手持劍指向她，手腕卻隱隱顫著，一手壓著腹部滲血的傷口，咬牙冷聲道：「滾！滾下山去！」

說罷，觀察著周圍，眼看並無旁人，略鬆口氣。

想來應該是用開那些傢伙了……經過一場廝殺逃來此處，不料未到舅舅的藥莊就倒在這裡，若是那些人發現了什麼蛛絲馬跡追上來，他和這小村姑都得死！

思及此，他聞到空氣中瀰漫著若有若無的藥草香，熟悉漫上，只是轉眸一看，許明奚還蹲在那跟個鶉鶉似的，不由得眉心一緊。

「妳怎麼還不滾！」

「我……」許明奚一時語塞，目光打量著他。

面部發白，嘴唇青紫，身上多處劍傷血痕，尤其是腹部這一處最為嚴重，要是過一盞茶時間還止不住血，恐怕危及性命。

既是如此，自己身為醫者，怎能坐視不管？

許明奚囁嚅道：「我剛剛被嚇得腿軟，現在站不起來。」

眉梢輕垂，清澈的瞳眸光影縈繞，看似十分真摯誠實。

沈淮寧頓時無言，可顧不得其他，他強忍著毒發的疼痛，撕下外衣來覆在傷口上，

以此來堵住這源源不止的血。

與此同時，許明奚悄悄向他挪動著小碎步，以衣袖遮擋，撚著銀針近身。

「妳幹麼！」沈淮寧立刻驚覺起來。

許明奚心一慌，表面卻還是一臉無辜，微眨著眼睛試探道：「這位叔叔，您看上去不像是我們村裡人，來這做什麼？」

沈淮寧頓時懵了，叔叔？

回過神來，他才想起臉上黏著粗眉濃鬚，面皮塗黑，加之剛剛一場廝殺混戰，儼然一副混跡江湖的亡命之徒模樣。

可也不至於被這十幾歲的小丫頭叫叔叔吧……

許明奚瞄著，又偷偷挪著小碎步，繼續道：「我們這最近有山賊，您不會就是……」  
山賊？沈淮寧一怔，「妳這小丫頭，我怎麼可能是……嗯唔……妳！」

他話未說完，脖頸便覺一陣刺痛，意識逐漸模糊，偏頭昏了過去。

「叔叔，叔叔！」

許明奚立刻起身查看，探著脈搏，不由得眉頭蹙起。

這脈搏怎麼和尋常人不太一樣？

罷了，雖有疑慮，卻不容多想，為今之計，最好先行療傷。

許明奚站起來，對著他拜了三拜，如拜神佛一般，掌心合十，十分虔誠。

「這位叔叔，對不住，實在是情況緊急，失禮了。」話落，她便撕下沈淮寧腰間的衣裳，褪下衣帶，一套動作行雲流水，乾脆俐落。

只見鮮嫩的皮肉綻開，滲著點點血漬，劍鋒劃破之處，又長又深。

不僅如此，身上還密密麻麻地布著多年舊傷疤痕，多為刀劍傷痕，不乏利箭刺穿之處，甚至還有些斑駁燒傷炸痕，乃是火藥所致。

她不禁生疑，察覺到他手臂上似乎有刺青，此刻天色已經有點暗，她點起燭火一看，乃是「沈」字。

有圖騰刺青之人一般是江湖幫派，鏢局同盟，還有……朝廷軍隊……

許明奚沒再多想，幸好隨身帶了些包紮的麻布和上次曬的仙鶴草，正好能夠派上用場。

將仙鶴草磨碎塗到傷處，用來止血，隨即持銀針拂過燭火——許明奚曾經救治過被野獸襲擊的村民，傷口皮肉撕開也能再縫合回去。

一個時辰過去，隱隱藏於山後的那顆鹹蛋黃已悄然落下，只露出個小角，夜幕逐漸籠著山間，只能一線見得火燭的微光。

汗珠漫上額間，順著鬢角流至下顎，早已沾濕蒼白的小臉，可是許明奚彷彿一無所覺，專心致志，屏息斂氣，手上沾滿他的血漬，還要極力看清傷處深淺大小。縱使因為太陽幾乎快要落山，想要加快手上的動作，也不敢有錯處。

期間她還給他服用了些鎮痛的藥丸，為免他受不住，不料他卻喃喃說著。

「苦……」

許明奚一怔，似是回想到什麼，立刻從腰間的小錦袋取出些蓮子，同藥一塊餵到他嘴裡，軟聲說：「蓮子糖，甜的。」

沈淮寧恍了下神，吞下藥丸，頓時眉心蹙起。

許明奚不禁想，估計這味道混在一塊也好不到哪裡去。

又過了一炷香的時間，許明奚將針線剪斷，鬆了口氣，總算是將這條傷口縫合完好。

這涼亭時常有上山的村民在此歇腳，他們便打了口井，留些舊衣和素帕在此，以備不時之需，許明奚想著拿來替他換上，先用水擦拭著傷口周圍的血漬，不料褪下上衣之時，卻瞧見他心口隱隱流著毒血的筋脈，漸隱漸顯，漫上脖頸。

「這是……」許明奚頓時覺得不對勁，俯身一看，地上的血泊逐漸染成玄黑，所到雜草之處，已然凋謝，寸草不生。

見自己手上銀針刺入皆染上玄黑，許明奚心下了然，他這是中了不知什麼奇毒，能蠶食他身體血肉，每每復發之際，便會有椎心蝕骨之痛。

看這毒液滲入筋脈深淺的程度，起碼有三年之久，可也不知是哪位神醫，以冰針之法讓他的脈搏比常人慢，以此來緩解毒入全身。

但這些她也只是在突厥巫毒的書上看到過，小時候偷偷從娘親的醫書中抽出來偷看，不過後來就被拿回去又藏起來了。

原是紙上談兵，沒想到今日居然見到真的。

「母親……」

喃喃喚聲響起，拉回許明奚的思緒，不過她並未聽清其餘話語，只見對方的眉頭擰緊，許是這安神香讓他陷入了夢境。

收拾好後，許明奚將安神香掐滅，眸光逐漸暗沉下來。

「這世上怎麼會有這麼陰惡的毒……」

倏地，驚天鐘聲響起，震耳欲聾，直抵聽者心靈——這是村裡出事的警告。

不多時，山間傳來聲聲呼喚。

「明奚！明奚！」

「碧桃！」

許明奚認出這是楊碧桃的聲音，匆匆行至山坡的小山崖上，只見她帶著火把匆匆趕來，喘息漸起，面容多是焦慮慌亂。

「不好了，村裡走水，我們那好幾戶的院子都燒起來了。」

「什麼！」許明奚頓時眸光盡碎，忽然有種不好的預感，「娘……」

今日的不對勁頓時竄過全身，可是不容她細想，許明奚將沈淮寧帶到灌木叢後掩藏一二，取出懷中的一吊錢放到他身邊，還不忘將乾糧也放到一塊。

眼角餘光瞥了眼沈淮寧，發現他臉上的鬍子竟然掉下來了。

果然……第一眼便覺得他的骨相和皮相頗為違和，竟是偽裝的。

許明奚將身上的斗篷脫下，在他的鼻前擦了些魚石脂，等安神香藥效一過，這刺鼻的味道能讓他快點醒來。

不過一刻，楊碧桃持著火把趕到小山坡上，一見這場面，頓時止住了腳步。

「我的天！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來不及解釋了，我們快下山。」

許明奚背起籬筐，拉著她匆匆趕下山，卻不知沈淮寧的瞳仁微動，眉梢輕提，緩緩睜開眼睛。

## 第二章 被迫替嫁

天寧山村，漫天火光四起，火舌直沖雲霄，於寒風中肆無忌憚地灼燒，可對於許明奚來說，饒是火光包圍也不覺得暖，而是刺骨的寒。

來往皆是提水救火的村民，火勢一連蔓延了好幾個村戶，包括自家的後院，奈何許明奚卻不見自己娘親蹤影。

「娘！」

一路問了許多鄰里都說沒見著人，她穿過院後的雜物堆砌，聲聲喚著，回應他的只有村民來往叫喊聲，雞鳴犬羊的鳴叫，其中夾雜著火光迸濺的劈啪聲。

「誰！」

混亂中，她注意到不遠處的甬道正有幾個身影倉促而逃，再借著依稀的火光，她瞧見地上正躺著一人，熟悉的衣裳面容讓她心下一顫。

「娘！您怎麼樣了。」許明奚跑過去將她扶起，卻見娘姣好的面容染上塵土，幾近奄奄一息，嘶啞著說些什麼。

「奚兒……」

許明奚手指覆上她的手腕，已是脈搏微弱，氣血虛虧，終是油盡燈枯之相。難怪先前娘不肯讓她把脈……霎時間，眼眶一熱，她終是不爭氣地落了淚，顫聲道：「娘，您等著，我現在就帶您出去，沒事的。」

她原本想把人背起來，不料南娘子卻攥緊了她的衣襟。

有些話還是要快點交代為好，就怕等會就來不及了。

「玉戒……」

許明奚反應過來，才發覺她的脖頸空空如也，視如珍寶的玉戒竟然不見了。

「玉戒！娘，您是要我給您找玉戒嗎？」

「嗯唔！」話落，南娘子壓著咳意，攥緊了許明奚的衣袖，讓她俯身下來，「不要……」

許明奚心裡咯噔打鼓，「不要什麼？」

「上京！」南娘子緩了口氣，虛弱地應著，似是在強撐著一口氣說完這句話，「不要去上京！」

許明奚一愣，「為何不……」

未等她繼續問，眼角餘光一瞥，只見娘抬手輕撫著自己的鼻梁。

南娘子嘴角微揚，眸光浸著溫柔繾綣，倒映著眼前人的面容，可許明奚看著南娘子此刻的神色，突然產生個奇怪的念頭——

這眼神，不像是在看她……

不過一息，南娘子悶哼一聲，眸光逐漸渙散，手上脫了力，漸漸垂了下來。

「娘，不要……」許明奚搖著頭，「奚兒還沒有吃您做的文思豆腐呢！您答應過奚兒的……」

許明奚淚流不止，抓著她的手感受掌心漸失的溫度，埋在娘的肩頸如無助小孩般

祈求，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眼前之人慢慢睡過去，不再醒來。  
火勢漸起，嘈雜不絕，淒厲的寒風拂在臉上竟疼得厲害，許明奚怔怔地待在原地，卻不知身後有人慢慢向自己靠近。  
刺鼻的氣味湧入鼻腔，許明奚驚呼蹬腿掙扎不已，可為時已晚，迷藥滲入，她漸漸失了神志，合上眼。  
最後一眼，仍是躺在雪地上，安睡過去的娘。

嘩啦聲響，一盆水灑下。

許明奚從昏迷中驚醒過來，刺骨的寒意頓時竄過全身，雙肩忍不住發顫。

「醒了？」

一句詢問從頭頂傳來，短短二字，冷然威嚴，令人不敢有異議。

許明奚撐起身體，張望四周，眼前是一間古樸的屋子，雕紋壺形燈掛在房簷微微閃爍著燭火，兩旁是恭敬站立的侍女小廝。

她拂去面上的水漬，目光落在正前方，透過敞開的屋門，可見屋內層疊的牌位莊嚴放置，長明燈火搖曳，而門前臺基上，擺了一張太師椅，一位約莫四十歲的男子端坐其上，玉冠束起，眉目陰沉，歲月的斑駁在他臉上發揮得淋漓盡致，灰白的鬍子八字一掛，月光之下，襯得他益發肅穆凜然。

許明奚訥訥問道：「您是……」

他凝眉沉聲道：「我是永安伯，許其琛，也是妳的父親。」

許其琛是北朝的永安伯，因開朝時先祖興辦書院，整肅科舉有功，開朝皇帝便授予永安伯之位，家族子弟時常於國子監和翰林院任職。

可惜百年風華逐漸消弭，子孫並未有先祖這般建樹，亦沒有錯處，只能借著爵位傳遞來勉強維持昔日高門風華，謀個一官半職。

十七年前的平康之亂讓上京皇宮淪陷，各大世家皇族紛紛逃亡，逃亡路上，許其琛體弱力竭倒在半路上，幸得南娘子相救，便打算納她為妾報答。

不料戰亂平定，許其琛竟將已有身孕的南娘子送到天寧山村，沒多久許明奚也出生了，落在他名下的戶籍，可自那以後，他對這母女不管不顧整整十七年。

如今將她抓回，是為給自己嫡女替嫁，嫁給北朝的天策上將，沈淮寧。

他父親沈敬臣是成寧侯府的庶子，不招人待見，可不料他小小年紀，便偷偷跑去改名換姓地參軍，憑藉著多年廝殺拚命，立下顯赫軍功，更是十七年前平定戰亂的主將。

沈淮寧能力更勝其父，自幼隨父參軍，建立成寧軍，一舉殲滅突厥引以為傲的皇城大軍，十七歲被皇帝封為天策上將，這是開朝以來第二個得此封號之人，權勢遠遠超過本家的成寧侯府。

可惜天妒英才，因三年前戰役敗北，沈敬臣戰死沙場，沈淮寧也身受重傷，雙腿落下殘疾，曾經的天之驕子跌落塵泥，只能在成寧侯府度過殘生，又有誰會在乎他的死活？更不會有人在意誰嫁給他。

許其琛母親與成寧侯府的老太太是摯友世交，覺得投緣便給子孫定下了娃娃親，當時許其琛也還未有子嗣，所以也只說了未來的嫡長女。

如今沈淮寧失勢，許其琛不想自家真嫡女跳入火坑，便推了許明奚這個一面都未見過的庶女出去，以出生體弱養在老家的名義讓她回來成親，也是再正常不過的說辭。

來龍去脈瞭解清楚，許明奚怔然地待在原處，渾身冷得發顫，抱緊了雙臂，好半晌才顫聲問道：「所以，伯爺為了將我抓來，就在天寧山村放了把火，才……」

「胡說！」許其琛厲喝，嚇得她立刻噤聲，不敢再多說什麼。「那些小廝去到天寧山村時已經開始起火，本伯爺才不需要大費周章地抓妳這個小丫頭。」

許明奚雖未全信，卻深吸口氣勉強壓制心中忐忑，又問：「那我娘呢？」

此話一出，許其琛頓時愣住，掃了眼守在庭院的小廝，擺了擺手。

小廝得令，從外頭抬著擔架進來，上面躺著的是一位身體冰涼的女子，蒼白無血色，頭髮有些亂，木簪束著髮髻，可也依稀瞧見生前的風華。

「娘……」

許明奚爬過去，面容悲戚，卻還是忍不住整理南娘子額前頰側的碎髮。

這一幕落在許其琛眼裡，並不為所動，只冷聲道：「看在她孕有一女，妳也要準備出嫁為永安伯府盡忠盡孝的分上，本伯爺會找個風水好的山頭安葬妳娘。」

「你！」

壓根沒有顧及她們的想法，只是在居高臨下地下達指令，十七年來棄之如敝屣，這時有用又將其抓回。

饒是平日再溫順可欺的性子到這地步也會憤慨不平，可許明奚抬眸望著周圍，侍女小廝都默默地看著，陰冷沉寂，沒來由的恐懼害怕頓時侵襲全身。

她忍不住抱緊娘親幾分，熟悉的藥香縈繞在側，讓她多了幾分心安。

許其琛冷哼一聲，看著這對母女相似的容貌，嘲弄一笑，攥緊了拳頭。

待他想擺手讓人抬下去時，迴廊盡頭傳來聲聲輕喚。

「老爺，都這麼晚了還在操勞？」

順著聲音看去，只見一打扮精緻的婦人自迴廊疾步而來，身披彩霞雲錦斗篷，一襲牡丹鳳凰紋浣花錦衫，以赤金寶釵點綴。

因其腳步匆匆，步搖不停晃動，全無世家婦的穩重端莊，與這身雍容華貴的衣裳倒是多了幾分違和。

來者便是許其琛的正室，永安伯夫人秦令儀，待行至祠堂內，她親暱地往丈夫身上靠。

「這一整天都不見妳人，去哪了！」許其琛冷聲問著，可見不吃她這一套。

秦令儀一怔，眼神慌亂地往別處瞥，搪塞道：「去寶方齋為我們綦兒買些好看的首飾。」說罷，轉眸看向許明奚，撇了下唇，心想看來就是這丫頭給綦兒替嫁，果然和她娘長得一樣，一臉狐媚樣……

等她定睛一看，目光落在許明奚懷中之人，嚇得連連往後退，指著喊道：「許其琛，你怎麼！怎麼連死人也都帶回家，還不快……」

「夫人！」

話還未說完，就有一小廝從月洞門跑來，神色慌忙。

「沒看見我正和伯爺說話，你居然敢插嘴！」

她這話嚇得在場侍女小廝紛紛跪下，頷首低眉，卻也是熟練得很。

來的小廝也應聲跪下，拱手行禮道：「小的該死，夫人，伯爺，我們在門外抓到個一直跟蹤我們的女子，是跟著抓來的姑娘，特來此稟報。」

許明奚心一沉，跟著她來的，難不成……

許其琛厭煩地抬眼，揮了揮手示意把人帶進來。

伴隨著拳打腳踢聲，女子叫喚響起，「快放開我，你們這群壞蛋！信不信我去報官給青天大老爺讓他們來抓你！明奚！明奚！」

再清楚不過，楊碧桃一路偷偷從天寧山村跟著來這了。

許明奚不禁喊道：「快放開她！」

許其琛斂眉，鄙夷地看了眼楊碧桃，便示意他們放開，隨即手背在身後，微微挑起下顎指示，「行了，把那女人抬走，別在這晦氣。」

一聲令下，小廝應聲上前，欲抬起擔架。

「等等！」許明奚立刻護在南娘子身上，不讓他們抬走，連著一頭霧水的楊碧桃也跟著護在身前，趕小廝遠離點。

許其琛自太師椅起身，走下臺階來，「許明奚，不管妳願不願意，答不答應，這婚事都必須成，妳，必須嫁！」

許明奚看了眼身旁的南娘子，眼底湧現複雜之色，旋即神色轉為篤定，她起身走去，到許其琛面前。

儘管已過四十，許其琛的身量仍是比她高大許多，加上多年浸潤上京高門的肅穆威儀，如今在她一個山村長大的小丫頭面前，亦是壓迫襲來。

許明奚嚥了下唾沫，鼓起勇氣，「您說這婚約定的是永安伯府的嫡長女？在眾人面前，我是您的嫡長女？」

許其琛心下一沉，「嗯？」這臭丫頭又想幹什麼……

許明奚鏗鏘有力地說：「若我是嫡長女，那我的母親也應該是嫡母，這位夫人，應該是繼室。」

此話一出，秦令儀頓時目眦盡裂，欲上前打她，嘶喊道：「妳這野丫頭，竟然敢在這胡說八道……」

「難不成夫人捨得讓自己女兒嫁嗎？」

話音剛落，秦令儀的手止住，許明奚只覺一陣風拂過，掌心近在咫尺。

幾乎同時，許其琛夫婦兩人都似是壓著口氣，微不可見地，面頰的皺紋微微顫著，等著她還想要說些什麼。

許明奚面色無畏無懼，向他們福了福身，沉聲道：「如果我出嫁，不小心讓成寧侯府的人知道我只是養在山村的庶女，非嫡親長女，恐怕後果不堪設想，還會得罪侯府的人。當然現在我只是山村裡的小丫頭，二位想除掉我另尋他人替嫁再簡單不過，可這戶籍卻不是那麼容易改變的……」

許其琛暗暗咬牙，因為許明奚說中了他心中顧慮，讓他變成被拿捏的那個。

許明奚眸光凜然，壓住顫抖的手，繼而道：「我的訴求很簡單，讓我的母親入許家祖墳，寫進族譜，於這祠堂有神主牌一個，享香火供奉，而不是成為某個山頭的孤魂野鬼，無人聞問，這個請求，您應還是不應，父親大人。」

徐徐道來，字字鏗鏘有力，不卑不亢，幾乎用盡她所有的氣力。

楊碧桃微張著嘴，左右瞧著這一幕，空氣幾乎凝滯下來。

「妳！妳這以下犯上的死丫頭！」

秦令儀氣得直發抖，二話不說地要去打她，卻被許其琛一把攔下。

他的目光落在許明奚上，精緻柔弱的面容和南娘子如出一轍，可稚氣隱去，只見眼底不容置喙的決絕。

僅此一眼，許其琛下意識地逃開眼神，似乎回想到什麼，指著她顫聲道：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，妳和妳娘一樣，一樣的，一樣的……」

伴隨一聲冷哼，他拉著秦令儀，甩袖而去。

一路上，秦令儀打著他的手背，嘶喊道：「許其琛，看你幹的好事，當年我進門時你竟然沒說這事，要不是因為縈兒要找人替嫁，你是不是打算一輩子都瞞著我！」

忽地，許其琛回頭眼刀飛過，她也只好隱隱忍下，餘光一瞥，落在庭院這對孤苦母女身上，不由得握緊手中沾血的玉戒，內裡的飄花黯然失色，她的眼底漫上凜冽的血光。

許明奚，定不會讓妳好過！

這廂見小廝侍女散去，許明奚一時脫了力跪倒在地上。

楊碧桃跑上去扶著她，眼泛小星星，「明奚，妳也太厲害了，面對這種高門大戶裡凶巴巴的貴人，妳竟然一點都不怕！」

許明奚卻是一哆嗦，蜷縮成一團，愣愣地看著楊碧桃，眼淚不受控制地落下，梨花帶雨，「嚇死我了，剛剛真的嚇死我了，我還以為我們死定了……」

楊碧桃咧嘴一笑，沒輕沒重地一拍她的背，「嘿！我就說妳能行的，軟柿子現在都變硬了啦！以後我看還有誰敢欺負妳……」

聽著她誇讚，許明奚看向一旁的南娘子，從懷中取出素帕替她擦拭著面上的汗漬，重新梳好髮髻。

楊碧桃頓時止住了話語，安靜下來，默默地幫南娘子理好衣襟。

許明奚早就看過南娘子身上並無外傷，確實是多年積勞成疾，油盡燈枯而去。她之前聽過，那次戰亂逃亡中，娘心口中了箭傷，落下了病根，後來難產生下了她，身體更是每況愈下，多年來都是為了撫養許明奚苦苦支撐著，氣血虛虧，終有撐不住的一日。

「奚兒，世人對醫家最大的誤解莫過於起死回生，長生不老，抑或是能治百病，解百毒，可人力終有極限，是人都會死。所以，妳要記住，人終有離去的一日，可也得留下些什麼，而妳，就是為娘最值得留在世間的。」

以往的叮嚀幽幽回蕩在腦海裡，許明奚向母親拜了三拜，縱使跟在娘身邊行醫多年，村裡有人離世，無力回天之時她也能冷靜，可如今她卻是控制不住自己，眼淚自眼尾落下，化成細線的淚珠滴落在雪地上。

她壓著哭腔，跪伏在雪地上，啞聲道：「奚兒，拜別母親。」

雪花飄零，蕩著梅花枝躍到她的睫毛上，似是撫慰。

成寧侯府，松別館。

陽光閃耀，初雪融化，雪水順著瓦礫流落，墜到廊簷下，滴滴答答的，伴隨著風勢漸起，青鈴叮噹作響，拉回夢中人的思緒。

沈淮寧微微睜開眼睛，回過神來，扶著床沿起身，腹部的傷口仍扯著疼。

不多時，門外傳來咚咚敲門聲，待他應聲，一位穿著窄袖勁裝的男子推門而入，手裡捧著湯藥麻布還有一堆瓶瓶罐罐的藥，想來是給他換藥的。

「將軍，您醒了！昨晚去尋您時可是嚇死屬下了。」袁青木說著，掙飭著藥瓶，打算替他換藥。

沈淮寧揉了揉額間，記憶漸漸回籠。

昨晚在山間醒來，才發現自己從裡到外都換了身衣服，連傷口都縫好了上藥，不僅如此，身旁似乎還放著十分貼心的一吊錢和乾糧。

思及此，他冷哼一聲，心道那丫頭居然敢拿針扎我，還敢……

「嘶！」

袁青木取下原有的麻布，不小心碰到沈淮寧縫合的傷口，讓沈淮寧倒抽口氣，他連連告罪，可等他仔細一看，發現縫合手法嫺熟俐落，忍不住問道：「將軍，這傷口縫得如此細心周到，該不會是……」

沈淮寧一時語塞，睨了他一眼，嚇得袁青木乖乖噤聲，不敢多問。

包紮好，他接過裡衣要穿，垂下眸光落在傷口上，的確是比軍中軍醫要細緻俐落許多。

思及此，餘光一瞥，落到木梳上，正掛著他昨晚回來的衣裳。

許是村民的舊衣，面料幾乎洗得發白，還有些大塊的補丁，可唯有那件小小的湖藍斗篷，夾雜其中，沾染塵泥血漬，似有似無地氤氳著淡淡的藥香。

他忽然回想到，那小姑娘被這斗篷緊緊裹著，蹲在地上抱膝，活像一隻受驚的小獸，縮成一團的情景。

沈淮寧斂回神色，將這些無關緊要的思緒丟開，起身披上自己黑狐玄金長袍，說道：「此次我還是來晚了一步，那個幕僚已經死了，長公主還特意埋伏了人在那等我！」

袁青木低眉，不免憂心，「將軍，世人都覺得，三年前衛副將通敵叛國，害成寧軍幾乎覆滅一事，證據確鑿，如今想再翻案，這長公主……」

「那又如何。」沈淮寧劍眉微蹙，坐到輪椅上，「英魂含冤，實乃可恨，當年背叛成寧軍之人，我必定要將其尋出，否則，死不瞑目。」

袁青木長舒一氣，只好拉下木梳上的衣裳，跟著上去。

不料，沈淮寧將院門一開，入眼卻是紅彤彤的紅燈喜字布置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袁青木緊跟著上來，面露難色，不由得倒吸口冷氣，「將軍，我忘了和您說，老夫人在您小時候給定了門親事，下個月就要娶人家姑娘進門了。」

沈淮寧稍愣，隨即輕點著扶手，眉眼閃過一絲戲謔，淡笑道：「這老太太還真是鏗而不捨地送人進來，以前是通房，現在又變成正頭娘子了，看來，又有好戲看了……」

袁青木扯了下嘴角，有些事情不容他議論。

沈淮寧說著，轉著輪椅欲往外走，眼角餘光卻瞧見了袁青木手上的衣裳。

袁青木反應過來，「將軍，這些一看就是村民的舊衣，還弄得這麼髒，屬下這就把它們丟掉。」

「等等。」沈淮寧喊住了他，又覺得不太妥，斂過神去，冷聲道：「那件湖藍的斗篷讓人洗乾淨送回屋裡。」

丟下這句話，他就甩袖而去。

袁青木訥訥地待在原地，如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，抽出斗篷仔細一看，頓時神色大變。

看這斗篷的尺寸和繡花，分明是女子的衣物……

### 第三章 夜晚巧遇

永安伯府。

孤月高懸，雪梅搖曳，時不時傳來打更人的梆子聲，寒風呼呼，自窗縫滲進，與屋內的銀霜炭競相對抗，悶熱的房內多了幾分涼意。

靠窗的角落裡，許明奚抱著膝蓋縮著，埋頭不知在想些什麼。

這幾日仍沒回過神來，許明奚親眼看著南娘子入棺進祖墳，親手將牌位送到祠堂供奉，全程皆是她一人在場，就連許其琛也只是將此事丟給府裡的管家操持。

下月便要大婚，嫁入成寧侯府。

秦令儀叫了幾個年老的嬤嬤給她立規矩，行走坐臥、用膳寫字，都有其極為嚴苛的規矩，嬤嬤們都嚴厲凶狠地喝斥她，一旦做不好就要打手板，如今掌心紅腫，火辣辣的疼。

她雖不諳世事，可也會察言觀色，注意到這屋內的侍女伺候她頗有不願，便乾脆讓她們下去歇著了，她們就在院子裡玩起了堆雪人和打雪仗，好生熱鬧，只餘她一人在屋內，抹著隨身帶的藥膏。

及至入夜，也無人來關心她一句。

許明奚繼續埋著頭，指腹摩挲著精緻的綢緞刺繡，身上穿著華貴的錦緞衣裳，屋內有名貴的銀霜炭做炭火，可不知為何，她就是冷得發抖，如置冰窖。

忽地，一聲哽咽響起，抽泣不止。

「娘，我好想您。」

話落，無人回應，寒風肆無忌憚地從窗縫襲來，似是在嘲笑她。

她哭著哭著疲乏湧上，意識漸漸模糊，今早卯時就起來練立姿，現在幾乎要睡過去。

「咚咚！」

敲門聲響起，嚇得她頓時驚醒過來，下意識地又往角落挪了挪，瞧著外面的黑影晃來晃去，不多時輕喚聲響起。

「明奚……」

「碧桃？」

許明奚反應過來，匆匆起身去開門，差點還因腿軟站不起來。

門吱呀一開，見楊碧桃如做賊般偷偷進來，四處張望著，許明奚不禁問：「妳怎麼過來了？我不是讓他們放妳回去嗎？」

「妳以為他們會這麼簡單地放我回去？我走到半路上他們就想劫持我關起來，想必是怕在婚前出了什麼幺蛾子，我就乾脆說陪在妳身邊當個丫鬟，還替妳回了趟家，覺得妳應該需要妳娘的東西。」

說著，楊碧桃提了個樟木箱擺到桌上，一骨碌地盤腿坐在圈椅上，跟個猴似的，還不忘舉起油燈，好好欣賞一番這有錢人家的家宅。

許明奚認出這樟木箱是南娘子的隨身之物，打開一看，多是珍藏的醫書和筆記，都是娘親的味道和筆跡，熟悉漫上，竟沒來由的多了幾分安定。

心下安定，就有餘力思考旁的事情，她連忙問：「那楊大娘怎麼辦，她怎麼可能……」

「這妳放心吧。」楊碧桃端著茶碗喝了一大口涼的，「我娘一聽要到高門人家當丫鬟馬上就把我攆出來，讓我跟著妳吃香的喝辣的，不過妳也放心，我娘不會說出去的，畢竟我會小命不保……」

聽著她侃侃而談，許明奚險些被逗笑，楊大娘還真是心寬……

她檢查樟木箱內的東西，發現一個打不開的檀香木盒，仔細瞧著，不像是一般鎖，開合之處的機關是圓圓的凹槽，還有字紋。

這個形狀，好生眼熟……

許明奚又問：「對了，我拜託妳幫我找的那個玉戒，妳找到了嗎？」

楊碧桃已經將點心塞得滿嘴都是，嘟囔著道：「玉戒！妳家裡裡外外我都找過了，連雞鴨拉粑粑的地方我都找了，真的沒有，說不定……真的是被山賊拿走了。」

她垂下眸子有點歉疚，但旋即又鼓勵地說：「不過妳也別擔心，鎮上的官老爺已經在追捕他們了，又或者是突然哪天妳不找它就出來了，肯定會找到的。」

許明奚揚起一抹苦澀的笑，安慰道：「無妨，總會找到的。」

說罷，她繼續端詳著手中的檀香木盒，發現其雕紋精緻特殊，但經年累月又有點摩擦劃痕，這紋路像蟒，但瞧著又不太像。

為何要用這麼特殊的機關來封存，她百思不得其解。

回想娘的臨終遺言——不要去上京。

可現在哪是她能做主的。

「不過……」楊碧桃趴在桌上，訥訥地看著她，似乎有些猶豫。

許明奚合上樟木箱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妳真的要嫁給那個叫沈什麼寧的將軍啊！我一路上打聽了他的一些事，實在是……要不我們逃吧！我跟我娘說一聲，我們一起！」

「哪有那麼容易！」許明奚少有的打斷她，輕撫著樟木箱，瞧不清眼底的情緒，「憑我們幾人又能逃去哪？伯府將我們抓回，不費吹灰之力，既然如此，還不如繼續走下去，快和我說說吧！他是個怎麼樣的人，我只記得小時候聽咱們村裡的說書先生說過，記不太清了……」

楊碧桃不由得倒吸口冷氣，壓低聲音道：「聽說，有次他們老夫人叫侍女給他送些吃食，結果好像那些侍女聽到什麼不該聽的，居然被他下令拔舌挖眼丟了出來。」

許明奚一怔，小臉閃過驚詫，喃喃應著，「嗯……」

楊碧桃似乎來勁了，又以手擋著，悄悄說道：「還有啊！他們家的主母是那個四房的孀娘，為了綿延子嗣想給他送些通房，結果不要說懷子嗣了，都被他玩死了又丟到山頭上去，都衣不蔽體。」

條地，許明奚下意識地攥緊了衣襟，雙肩微微顫著，「還……還有嗎？」

楊碧桃長歎一氣，語重心長道：「還有就是些打罵下人來泄火啊！一天到晚不出府！窩在那跟鬼屋似的松別館，家裡哪有人願意搭理他，不過還聽到些有關三年前他輸了戰役的事。」

「嗯？什麼？」許明奚似乎來了興趣。

「唉……也沒什麼！」楊碧桃蹦躑著跳下來，拍了拍手，「就是之前的成寧軍可是我們北朝的王牌軍隊，引得北面突厥和南面南朝都十分忌憚，可三年前他們之所以在大漠峽道被偷襲，是因為沈敬臣將軍的副將，也就是衛南成私自出賣軍情，害得大半成寧軍折在異鄉，後來衛南成全家被判了滿門抄斬，現在成寧侯府大不如前，沈淮寧兵權被奪，只留下個天策上將的空名，又雙腿殘疾，難怪他會變成現在這副模樣，真是可惜啊……」

楊碧桃自小就愛跟著村裡的說書先生玩，如今搖頭晃腦說起故事的姿態也有七八分相似，而許明奚聽完心下悵然，眸光逐漸暗淡下來。

前半生都在為朝廷百姓戍守邊疆，戰場廝殺都百戰百勝，如今竟因為就輸了一場，落得如此下場，成了世人茶餘飯後的談資，換來一聲唏噓便罷，也難怪性子大變。

楊碧桃注意到她的異樣，「誼！妳在想什麼？」

「我在想，要不要送他樣東西，算是見面禮，以後也能好好相處。」

「送什麼？」

許明奚稍愣，泛白的小臉立刻染上緋紅，忍不住輕咳了幾聲，「就是……就是用夏布做個墊子，能夠墊在臀下的那種，裡面放些磨碎成粉的黃柏、赤芍，土茯苓藥草，因為一般久坐之人都有個苦惱，就是……」

楊碧桃眉眼一挑，「就是什麼？」

許明奚攥緊著手，面上紅得滴血，啞咕道：「會長痔瘡。」

楊碧桃不吭聲了，想笑又害臊。

今日永安伯府要擺宴席宴請友人，所以秦令儀需要多些老嫗嫗來準備，許明奚這才難得空閒一日不用被折磨教規矩，她便想著偷溜出去買藥材和夏布來做這個墊子。

不料迴廊曲折，古宅樣式如出一轍，她竟然在裡面迷路了，兜兜轉轉都找不到個後門在哪，又不敢問路，一問路恐怕會被送回許其琛安置她的破院子裡。

正在焦急，條地，啪嗒一聲，後腦杓傳來一陣刺痛，一顆小石子砸到她的頭便咚咚掉到地上。

許明奚一怔，轉眸一看，瞧見一女子站在閣樓上，居高臨下地看著她。

一襲煙霞銀羅花俏紗長衣，外面罩著絲綢紗衣，身披鏡花綾披帛，五官小巧精緻，雪團小臉惹人憐愛，水盈盈的眼睛讓人心生歡喜，眉眼間還有幾分與秦令儀相似。是她要替嫁的嫡妹，許思綦。

她從閣樓上走來，身後還跟著幾個侍女。

「誼！妳要去哪？」

許明奚下意識地連退幾步，不小心踩到石子還摔倒假山邊，但還是極力站穩身子，頷首道：「許姑娘，我沒去哪，就出來透透氣。」

「哼！」許思綦狐眼稍揚，上下打量著她。

這笨手笨腳的樣子哪裡有他們許家人的聰穎貴氣，這丫頭的娘肯定也是一副鄉野丫頭上不了臺面的樣子，不過也無所謂，反正嫁出去搪塞沈家也足夠了……

思及此，她仰起下顎，趾高氣揚地道：「我告訴妳啊！妳那姨娘都進我們家祠堂，那是她家祖墳冒青煙，如果妳不聽話，就挖出來鞭屍，妳聽到沒有。」

許明奚心下一顫，頷首，「是……我知道了。」

「不過……」許思綦以手撚過青絲，朝她聞了聞，似是受到什麼驚嚇面露嫌棄，連忙走遠幾步，「妳這身上怎麼一股苦苦的藥草味，真是要命，得趕緊讓嫗嫗給妳弄點薰香，否則送到沈家豈不是丟死人。」

許明奚一時不知該如何作答，窘迫得面頰漲紅，偷偷藏起手來，還下意識地聞了聞，可依舊聞不出什麼味道。

許是多年浸潤在藥草堆裡，早已經習慣了，她這才知道藥味原來……原來那麼不好聞。

見她這般不敢說話，引得身後的侍女都忍不住笑起來。

許明奚攥緊著衣袖，又想往後退，然而身後已是假山，觸及冰冷，退無可退。

「罷了罷了，我們走，爹爹娘親還等著我用膳呢！這傢伙恐怕是大晚上給個後門她都不敢跑出去的！」

許思綦一揚青絲，從青石小路上走到迴廊，一路和貼身侍女有說有笑，說是近來有西南的世子爺到上京面聖，不知什麼時候能一睹風采……

許明奚呆站在原地，直到她們的聲音漸行漸遠才回過神來。

晚上，前廳正堂外一片嘈雜，熱鬧非凡，來往皆是推杯換盞，歡聲笑語，時不時傳來梨園戲曲高亢的戲腔，引得堂下滿聲喝彩。

許明奚卻獨自待在院落中，老嫗嫗要她抄《女戒》。

楊碧桃佯裝書寫的模樣坐在案桌前，假裝是在抄書的許明奚。

反正不會有人進屋確認，借著燭火能夠看見人影就行，更何況府裡幾乎所有人都撥到前廳，無人在意她。

許明奚本人就披上斗篷，借著楊碧桃起初為她探路畫的地圖，尋到了後門出去。她卻不知身後的許思綦正偷偷瞧著這一幕。

侍女不免擔憂，「姑娘，我們快回去吧！老爺若是看到我們不在宴席上就慘了。」

許思綦眉心一蹙，拂開她的手，嗔怒道：「別鬧！那丫頭鬼鬼祟祟的肯定有古怪，更何況爹爹他們都喝起來了，還在那看戲，哪顧得上我！」

說罷，就非要上前跟著。

許明奚穿過後街，及至上京御街，忽地呼哨聲響，有一束火光直上雲霄，於星空夜幕綻開火樹銀花。

放眼望去，燈火星星，人聲杳杳。

栩栩縷影浮光映宮闕，胡旋舞於雲樓之上，似有仙女下凡，水袖起舞，亂世烽火亦有繁華笙歌落，引無數看官競相折服，心馳神往。

此情此景，許明奚呆呆地愣在原地，五彩斑斕的煙花倒映在清澈的瞳水裡，勾起小姑娘的驚歎，於這暖烘烘的鬧街上，面頰染上兩抹緋紅。

原來……這就是書裡寫的上京啊！

不多時，煙花落盡，周遭繁鬧聲四起，人群湧上，擠得許明奚差點喘不過氣來，不知該往何處去好。

她一路腳踩著腳到了石橋邊上，不知哪位大漢撞了下，一個趔趄之下，她跌出人群，眼見著快要掉下河，忽然後脖頸一緊，似有人拉著她的兜帽將她拎上來。

許明奚眼角餘光一瞥，一襲月白長衫，白髮垂落，老枯樹皺紋滿面，看來是個白髮蒼蒼的老爺爺。

「多謝爺……」她剛想道謝，然而一對上目光就頓時止住了話語，只因骨骼眉眼，似有些眼熟，打量片刻，她眸光一亮，驚喜道：「叔叔！」

乍聞此言，沈淮寧嚇得鬆開了她的衣領。

「啊呀！」許明奚與青石磚來了個親密接觸，趴在地上，囁嚅道：「好痛……」

「妳……」沈淮寧一時語塞，本想伸出去扶她的手收了回來。

只見她自己一人乖乖站起來，俯身拍了拍臀上塵土，抬手瞧著掌心有些破皮，也照樣拂去灰漬，不哭也不鬧，甚至笑道：「謝謝叔叔！否則我就要變成落湯雞了。」

沈淮寧凝眉一緊，他是出來商議點事，卻萬萬沒想到會再遇見這個小姑娘，而且都扮成這樣了竟然還能認出是同一個人？

「妳怎麼會認得？」

許明奚笑道：「《醒世恆言》說：『佛是金裝，人是衣裝，世人眼孔淺的多，只有皮相，沒有骨相。』，可叔叔您的骨相和常人不一樣，所以您的皮相無論怎麼變，就算變成一具骸骨我都認得。」

沈淮寧心下一緊，攥緊了手杖，青筋微現。

來往路人逐漸從橋面下去到各個茶樓酒肆玩耍，只是每每路過他們之時，都忍不住打量著。

「這位大爺都瞧著能當這小姑娘爺爺了，怎麼還叫叔叔？真是奇了怪！」

「哎呀！你怎麼那麼多事？說不定人家小姑娘爹兩兄弟年歲相差大，叫老一輩多不好，快走了！再晚點這春意園的姑娘該等急了。」

「你說得對，我還想喝花酒呢！」

只見兩個書生模樣的男子八卦完後，興沖沖地走過橋面，直奔繁華熱鬧的閣樓亭苑。

許明奚揉了揉額角，安慰道：「叔叔，這不就證明您偽裝得好，旁人都認不出來。」

沈淮寧狐疑地瞥了她一眼，似乎有些吃驚又不知該如何言語，對著她生氣不過是打在棉花上，這可是他之前領教過的。

思及此，他便乾脆拄著手杖疾行而去，一幅老者健步如飛的畫面，頗為違和。

許明奚見他一走，連忙跟上，「誒！叔叔，您等等我，您是上京人嗎，那之前為何會出現在天寧山村，對了！您的傷怎麼樣了，可有尋大夫看過，要記得不能沾水，還要忌辛辣重油重鹽，飲食清淡才好……」

她溫聲細語，卻又喋喋不休。

耐心幾近臨界之處，沈淮寧的額角抽了抽，再也忍不了，手杖杵地發出聲響，嚇得她立刻止住了話語。

沈淮寧上下打量著，她如今全然不像在天寧山村的打扮，一身工巧精美的蜀繡緞裙，披著紅狐斗篷，面上似乎也畫了妝容，倒不似初見那般蒼白，可也能看得出來她仍不太習慣這身小姐裝扮，行動不像之前那般乾脆俐落，還經常絆倒。

乍看是日子好過了，可她的神色卻是令他心下生疑。

依稀記得在天寧山見她時，她那雙亮亮的杏眼，清澈的瞳水光影縈繞，如今眼底卻泛起一絲苦澀和愁緒。

這是怎麼了？

末了，他問道：「妳為何出現在上京？」

許明奚稍愣，回想這幾日的驚心動魄，眸光漸暗，低聲道：「家裡指了門親事，我是來成親的，今晚出來，是想尋個賣夏布的成衣鋪，給未來夫君做些東西。」

沈淮寧眉眼一挑，似乎有些意外，隨即眸光看向別處，冷聲道：「也不知哪個倒楣又眼瞎的要娶妳。」

許明奚一扯嘴角，撓了下頭。

好像是挺倒楣的，本來要娶的是養在閨閣的世家嫡長女，結果娶了她這個村裡的小丫頭，但怎麼說也不是眼瞎，只是腿不能走……

許明奚抿了下嘴唇，想著她可能打擾到他了，便福了福身子，「那……那我就不打擾叔叔您了，告辭。」

話落，她就往橋下走去，左顧右盼，停在岔路口。

沈淮寧捋了下假鬍子，見她徑直走向一個方向。

「等等！」

有如洪鐘的老者聲響起，嚇得許明奚愣住原地，一動都不敢動。

沈淮寧頗為無奈，拄著手杖走來，指了指另一邊林子河路，沉聲道：「賣夏布的成衣鋪在這邊，那邊都是勾欄瓦肆，妳去做什麼。」

勾欄瓦肆？許明奚回想起剛剛兩個書生所說，立刻漲紅了臉，見沈淮寧走向另一邊，連忙小碎步跟在身後。

「我聽說，夏布不似絲綢繡緞那般常見，上京很多富貴高門人家也不願用，所以這裡的成衣鋪很少有，叔叔怎麼知道得那麼清楚？」

沈淮寧低眸看著眼前青石磚，雪水滲入地縫多了幾分泥濘，眼底翻湧著複雜之色。母親在他小時候也經常去買夏布，用來做些小藥包香囊掛在他身上，能防蚊蟲叮咬，還有醒腦安神的作用。

許明奚見他默不作聲，許是在想別的也沒有打擾，默默地跟在身後，也心存感激不過兩面之緣能幫她這麼多。

在冬日中，心裡覺得暖烘烘的。

不多時，兩人走出繁華的御街，周遭嘈雜逐漸止息，來到上京百姓所住的北棠街，可見鱗次櫛比的四合院，青磚黛瓦皆是大大小小的宅院，星羅棋布。

眼見著河對面就是經營百年的郝記成衣鋪，可兩人行至小河橋面上時，沈淮寧突然停了下來。

「哦喲！」許明奚始料未及，撞到他的背上，連忙後退幾步，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沈淮寧凝眉一緊，「有人。」

話音剛落，橋下河岸邊銀光爍爍，刀劍交擊聲起，一批穿著夜行衣之人正極力對付著穿著長衫的男子，劍劍殺招未止。

許明奚下意識地躲在沈淮寧身後，小手覆在眼前從指縫瞧著。

她躊躇著要不要去找巡街官兵報官，又試探著偷瞄沈淮寧，發現他仍不為所動，劍眉蹙起，不知在想些什麼。

男子身法翻若游龍，來回穿梭於敵人間，出手劍招極快，招招刺入心肺，抑或是一劍封喉，伴隨著悶哼聲響，幾個黑衣人應聲倒下。

漸漸地，四周歸於安靜，許明奚仔細嗅了嗅，聞到空氣中瀰漫著的血腥味，眉眼漫上一絲愁緒。

忽地，眼前身影稍動，沈淮寧突然走去，她連忙跟上，小聲問道：「叔叔，您去哪？」